

探寻宋韵文化台州版图

宋韵台州·仙居篇

仙居，山川钟秀，人物景星，前人称其“碧灵丹崖，层峦耸翠，飞泉激洌，岩穴神奇，亭亭物表，矫矫霞端……宜乎钟灵毓秀而代出名贤也！”其间“有翠嶂之峰，香窃之洞，白云鸡犬之境，流水桃花之乡，别有天地，非人间之区”，幻若蓬莱，着实令人神往，无怪乎北宋的真宗皇帝亲自下诏以“仙居”为名，得名之殊荣，诸县莫及。

宋真宗对仙居的溺爱，不止于此。天禧二年(1018)，他在为括苍洞赐额“凝真宫”的同时，还专门投以“金龙白璧”。

大名鼎鼎的朱熹与仙居的缘

分极深，除了在仙居讲学、送子就学桐江书院之外，他还曾亲自对仙居县署的改造下了许多工夫。据说，仙居县治大门正对狮子山，于地理形势而言，颇为不利，于是当其行部台州而至仙居时，即命工在大门前造桥改街，使街成环状，街与桥作弓弩之形以煞其势；又浚挖七井，开凿青蛙塘用以防火，事皆亲力亲为。朱熹与仙居的吴芾、吴津父子情谊甚笃。吴芾过世后，朱熹亲手为撰神道碑，内中所述吴芾的座右铭：“视官物当如己物，视公事当如私事。必不得已，与其得罪于

百姓，宁得罪于上官！”吴之奉公爱民之心藉是得以昭示于天下后世。吴津承乃父余风，志趣高迈，不溺膏粱，自奉俭约，勤政爱民，朱熹亦亲为荐职。概言之，仙居在宋，前有陈襄之倡导，后有朱子之推波，文风盛极一时。

降至2009年2月，宋真宗所赐的“金龙白璧”在括苍洞发现，这无疑为仙居增添了一缕看得见摸得着的宋之遗韵。我们翘首期待着仙居博物馆能够早日建成，使真宗皇帝所赐之“金龙白璧”早日向大众面世。我们或至仙居，定能大饱眼福……



点评人 徐三见
临海人，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，现为文博研究员，台州文献丛书编委会副主任、古籍编辑部主编，台州市美术家协会荣誉顾问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。长期从事文博、地方史研究及国画创作。在国家级、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，出版有《默墨斋集》《默墨斋续集》，整理出版地方文献500余万字，主编主撰著作多部。

御赐神仙地 人文鼎盛时

本报记者包建永/文 杨辉/摄

东晋永和三年(347)，分始丰县南乡置乐安县，属临海郡。这是仙居设县之始。

在传统的“台州六县”里，仙居立县时间排在第四，继天台、临海、宁海之后，在黄岩、温岭之前。

相较于其他五县，历史上仙居的开发是滞后而迟缓的。

因为台州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东面临海，北、西、南三面由天台山、括苍山、雁荡山脉包围，致使台州和内陆交通不便，相对闭塞。秦汉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台州和中央政权的有效交往，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。

仙居处于台州西部，周围被天台山、括苍山、大雷山包围，更加闭塞，水路只有一条永安溪可通临海，顺江而下，直至出海口。

台州土著是瓯越。三国东吴政权割据东南，大力开发江南地区，水陆并进，大肆侵占瓯越生存领地，捕杀反抗者，不断向腹地渗透。在占领区增设郡县，加强统治。

永嘉南渡，大量北人南迁，东晋朝廷继续开发瓯越地区，增设郡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土著瓯越要么在反抗中灭亡，要么在合作中逐渐同化。

乐安县就是在此背景下增设的。“永安”是祝福语，朝廷希望此地管理有序，定居于此的子民都能安居乐业。

拨开历史，这其实是一段非常残酷的镇压史、汉化史。

吴越国宝正五年(930)，乐安县改为永安县，祈祷永保安。

北宋景德四年(1007)，宋真宗以其“洞天名山屏蔽周卫，而多神仙之宅”，下诏改永安县为仙居县。《嘉定赤城志》和《万历仙居县志》记载，这一年，当地人王温拿出新酿酒，请两个癫者(麻风病人)泡澡治病。第二天，两个癫者都变成美少年，感谢而去。癫者泡澡的酒有异香，王温和妻子、子女舀来喝了，酒糟给鸡犬吃，结果，王温全家和鸡犬都升天成仙。

从仙居得名来看，晚至北宋时期，仙居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县，山广林深，人烟稀少，外人对其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。

此前600多年，孙绰在《游天台山赋》中描述天台为“玄圣之所游化，灵仙之所窟宅”，宋真宗改名“仙居”，大概也是这种心理。

虽然如此，仙居在某些方面却远远走在台州前列。

史籍记载的仅有的唐代两名台州籍进士，都出自仙居，分别是项斯和孙郃。那句“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”的快人快语，至今仍振聋发聩。

延至两宋，仙居出了180多名文武进士，人数仅次于州治临海。

这样说来，仙居又是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方！

我曾问仙居的一些文史工作者，作为台州地缘最封闭的一个县，两宋时期，仙居进士数量为何如此之多。他们风趣地回答，正是因为封闭，出路少，社交少，仙居人才才会一门心思读书或练功，努力考取功名，做一番事业。

这话说得轻巧，其实不然。如果没有一代代志士仁人的勤力向学，仙居文教，哪会如此之盛。

纵观两宋仙居史，文脉传承，清晰可见。

北宋庆历八年(1048)年底，陈襄(1017-1080)出任仙居知县。他在任三年，大兴县学(官办学校)，鼓励青少年读书学文化。他作《劝学文》，句句苦口婆心：或以利诱，“今天子三年一选士，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，苟有文学，必赐科名，身享富贵，家门光宠”；或以讼忧，“汝邑民不知予心，乃相扇煽，构讼成狱，自以为能……盖不知读书为善之故也”；或告长者，“今汝父老归告其子弟，远令来学，予其择明师而教诲之”。

当地学子吕逢时听说要办县学，第一个报名，并拜陈襄为师，学习经学。后入太学，与郑獬(1053年中状元)成为好朋友。多年后，驸马都尉钱景臻拜在他门下。钱景臻和三门老乡罗适都曾



向朝廷推荐他，不过他无心当官，隐居白岩山终老。

陈襄虽然只当了三年仙居知县，但他首倡县学，影响深远。他关心台州教育，离任后，天台知县石牧之在县先圣庙建学宫，他为之作《天台先圣庙学宫记》其事。

陈襄之于仙居，犹如郑广文之于台州，是世代为学者的灯塔和楷模。仙居后来历代继任者，每及办学之事，必以陈襄为先导。

一百多年后的乾道年间(1165-1173)，进士方斡出资在家乡创办桐江书院，义务教育子弟，声振东南。乐清状元王十朋闻讯而来，理学大家朱熹送子入读。桐江书院一时人文荟萃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书院”。

方斡先祖方干是晚唐进士，受孙郃之邀，从桐江(富春江)之畔迁居仙居。“桐江”之名，是为纪念先祖。

如今书院依然，在皤滩山下村和板桥村之间。朱熹手书“桐江书院”“鼎山堂”匾额，高高可见。

又过百余年，元兵南下灭宋，毁县学，废科举，文化暗淡。

当时，翁森(1255-1326)在家乡双庙创办安洲书院，亲自讲

学，先后“从学者达八百多人”。

安洲书院由此成为仙居事实上的最高学府。

此时读书，与功名无关。它更多的功能是使人明理，传承文化。在此民族存亡之际，翁森以积极乐观的态度，创作《四时读书乐》，高唱“好鸟枝头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”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？数点梅花天地心”。

法国作家都德在《最后一课》里，为国土被侵占，学校禁止教授法语而黯然神伤。翁森为能传承中华文化，而鼓吹读书之乐，弦歌不辍。这是《四时读书乐》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。

文心尚在，文脉不断。文化在，根就在。

仙居傲骨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近几年，仙居县双庙乡自觉继承“翁森”文化遗产，不遗余力地挖掘、整理、激活“翁森”价值，修建翁森故居，起名翁森街道，引进翁森文化研究专家，着力打造“翁森故里”文化品牌。翁森“四时读书乐”的思想，焕发新的光芒。



翁森故居

死，从两件事上可看出来。宋理宗即位后，把有扶持之功的亲信余天锡提拔到参知政事的位置。余天锡“人材猥劣”，朝臣们认为他难堪大用，但不敢反对。郭磊卿时任右正言(正七品)，连上三道奏疏，弹劾余天锡，理宗皇帝不得不罢了他的官。丞相史嵩之滥用职权，郭磊卿写好奏疏，准备第二天早朝弹劾。不料，史嵩之耳目众多，打听到了此事，他们连夜起草文书，给郭磊卿官升一级，调为起居郎。郭磊卿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愤然离京。不久后，被活活气死。

监察部门官员，品级不高，容易得罪人，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，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一个正气凛凛的监察官员，也能改变朝局，让弄权者非常忌惮。

郭磊卿的品格魅力，使当时天下人皆“想望其风采”。

《宋史》把郭磊卿和曹翥、王万、徐清叟等人并誉为“嘉熙四谏”。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里称郭磊卿和徐元杰、刘汉弼等六人为“端平六君子”。

郭磊卿逝世后，宋理宗皇后谢道清怀念他“立朝鲠直”的风骨，赐谥号“正肃”，并在他的出生地立“正谏坊”作为纪念和表彰。

这些监察官员为后来人树立了榜样。王纯、应大猷、李一瀚、吴时来等仙居走出去的明朝官员，都曾在监察部门工作过，以直言为世人所称颂。(下转第四版)



桐江书院 徐古忆摄



扫一扫
看台州新闻APP
宋韵台州·仙居篇